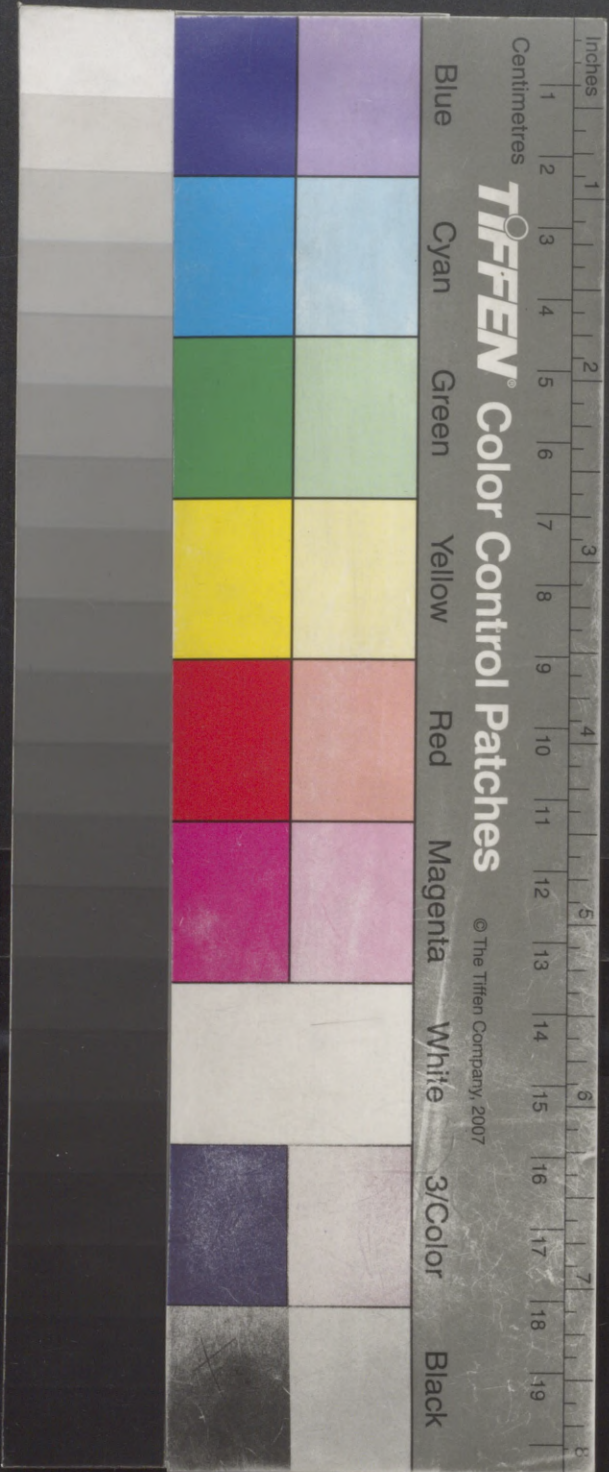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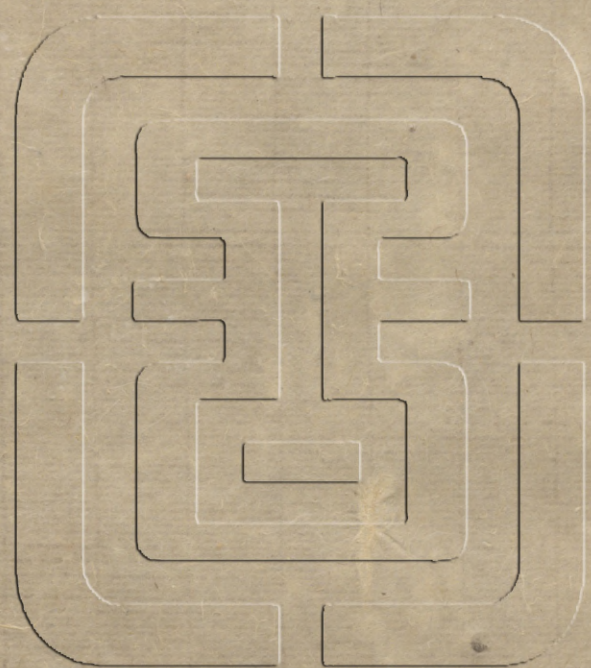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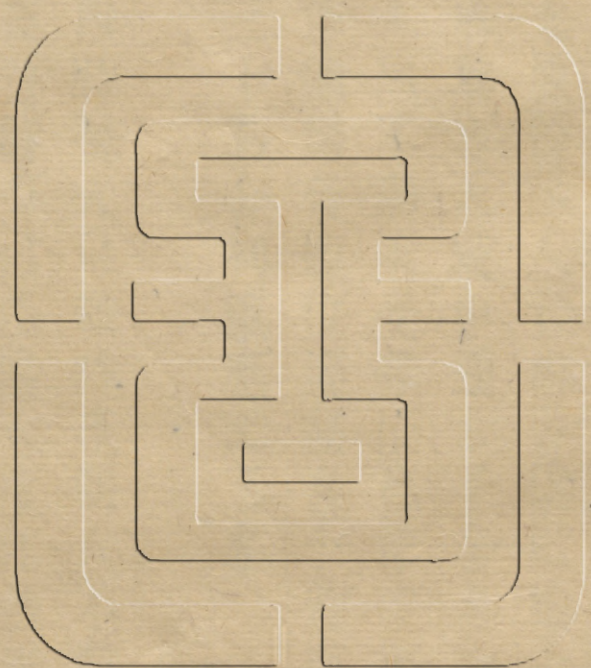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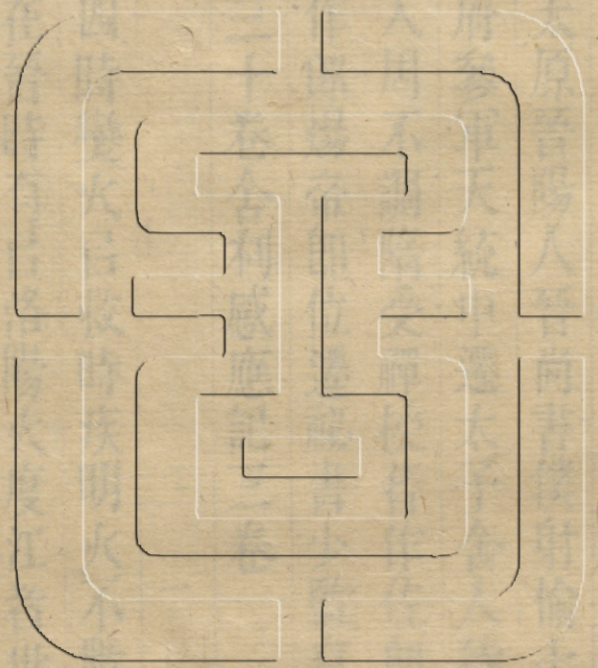
一百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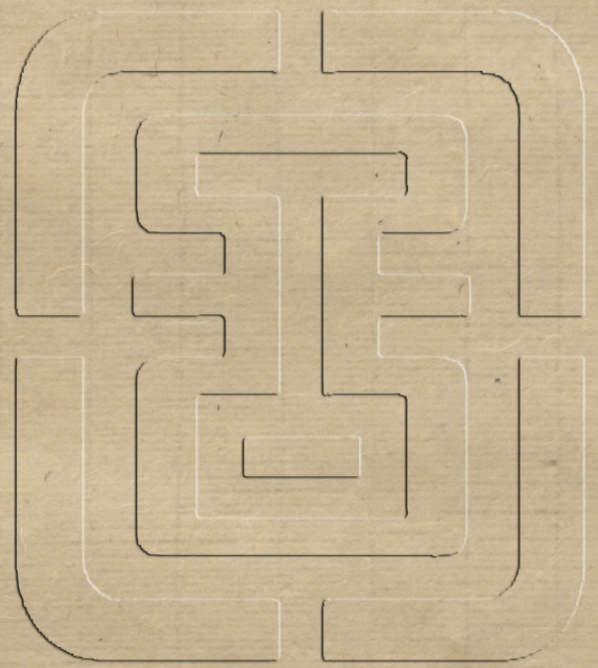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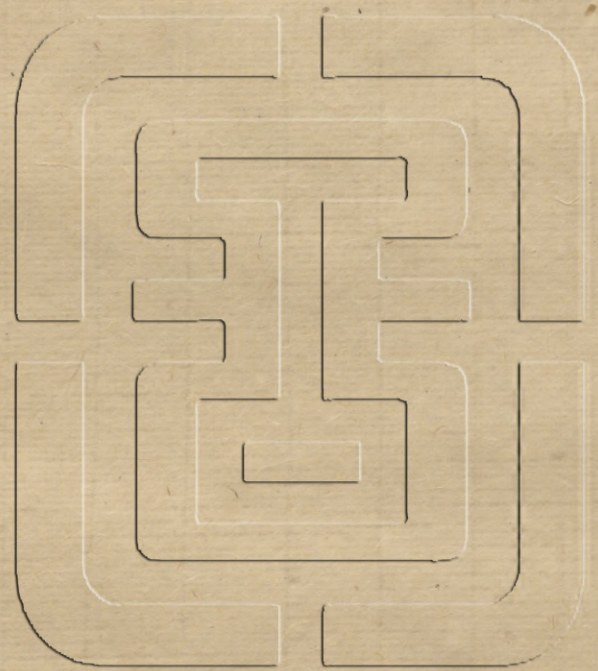
王劭

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晉末南渡世居齊河清中歷  
 魏收時開府參軍天統中遷大司馬兼中書令  
 中書舍人入周不為官  
 齊志上卷論書六十一  
 卷論書記三十一  
 合何感而  
 詩變火表  
 法豈徒然也  
 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



烏程嚴可均校





全隋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劭

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七世孫齊河清中僕射  
魏收辟開府參軍天統中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武平中遷  
中書舍人入周不調隋受禪授著作佐郎母憂起爲員外散騎  
侍郎拜著作郎煬帝卽位遷祕書少監有齊志十卷隋書六十  
卷讀書記三十卷舍利感應記三卷

請變火表

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呂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  
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呂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  
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合  
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荜火氣味各不同呂此推

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于五時取五木已變火用  
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  
主食廚不可不依古法

隋書王劭傳  
北史三十五

言符命表

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里鏡澈齊  
氏已爲已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已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  
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于河河  
者最濁未能清也竊已靈賦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  
午爲鷄火已明火德仲夏火五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  
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合哲近河得青  
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  
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北史葉汝水得神龜腹下  
有文曰天上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

大五百一十六

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已前之三石不異龍  
圖何已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已著龜龜亦  
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于大隋聖世  
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  
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  
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  
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鬪于亳州周村者蓋象  
至尊已龍鬪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鬪于熒陽者熒  
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  
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  
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者皆盛氣也又曰秦姓商名宮黃色長  
八尺六十世河龍已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鬪白龍陵故秦人  
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

商者皇家于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于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曰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于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熒陽龍鬪是也勝龍所曰白者楊姓納音屬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曰黑者周色黑所曰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滕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爲除凡鬪能去敵曰除臣曰泰人有命者泰之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于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于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十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

大六百五十八

唯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于亳亳者陳畱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爲陳畱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曰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畱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畱入并州齊王高洋爲是誅陳畱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于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畱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攷眾事太平主出于亳州陳畱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召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爲韭

隋書王劭傳北史三十五

復上書言符命

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負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呂二月卽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于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鄣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呂禮係民呂義也拘民呂禮係民呂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呂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

大六百二十个

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亨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曰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隋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呂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氏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生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負之從東北來立者負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呂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卽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呂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呂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畱三十日

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騶驎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于馬作足坎于馬爲美脊是故騶驎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麻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協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端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亦曰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曰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周承天元終訖之

大六百五十八

運也道無爲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治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二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曰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于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曰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于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后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曰興政治爛然可述紀也所曰于皇參持帝通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隋也

隋書王劭傳北史三十五

上煬帝書請絕漢王諒屬籍

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



謂之遺直石碣殺石厚丘明曰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  
 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寬大未有旨謝天下謹案賊諒  
 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黃帝有二  
 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為姬姓諒既  
 自絕請改其氏隋書王劭傳

上言文獻皇后生天  
 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曰  
 天花妓樂來迎之如來曰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  
 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  
 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太寶佛殿夜有神光二十  
 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  
 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曰愚意思之皇后  
 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

大六百〇三

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三  
 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隋書王劭傳北史三十五

上奏黃鳳泉二白石文  
 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  
 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  
 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卻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  
 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兵卻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  
 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  
 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  
 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  
 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于大玉則有皇帝姓名竝臨南面與  
 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  
 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于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

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隋書王劭傳北史三十五  
舍利感應記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  
心故畱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  
各置舍利于掌而數之或多或少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  
說法身過于數量非世間所測于是始作七寶箱已置之神尼智  
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  
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  
每曰神尼為言云我與由佛故于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  
焉皇帝皇后于京師法戒尼寺造連基浮圖已報舊願其下安置  
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繞露槃赫若冶  
鑪之燄其一旬內四度如之皇帝曰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  
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于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

大六百四

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于海內諸州選高  
爽清淨二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于是親曰七寶箱奉三十舍利  
自內而出置于御坐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曰正法  
護持三寶救度一切眾生乃取金瓶琉璃瓶各三十已琉璃瓶盛  
金瓶置舍利于其內薰陸香為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  
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等各曰精舍奉  
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灑掃覆諸穢惡道俗士女傾城遠  
迎總管刺史諸官人夾路步引四部大眾容儀齊肅共曰寶蓋旛  
幢華臺像輦佛帳佛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各執香華  
或燒或散圍繞讚頌梵音和雅依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遠  
近翕然雲蒸霧會雖盲聵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門對四部大  
眾作是唱言至尊曰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眾生切于骨髓是  
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

之深至懇惻涕零如雨大眾一心合掌右膝著地沙門乃宣讀懺  
悔文曰菩薩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  
法一切賢聖僧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與一切民庶共  
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爲弟  
子及皇后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內外官人一切法界幽顯生靈  
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諸佛十二部經甚深法藏諸  
尊菩薩一切賢聖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爲  
一切眾生發露懺悔于是如法禮拜悉受三歸沙門又稱菩薩戒  
佛弟子皇帝某普爲一切眾生發露無始已來所作十種惡業自  
作教他見作隨喜是罪因緣墮于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壽  
多病卑賤貧窮邪見詔曲煩惱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來慈光照  
及于彼眾罪方始覺知深心慙愧怖畏無已于三寶前發露懺悔  
承佛慧日願悉消除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不更作此等諸罪大

大六百五十八

眾旣聞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懼銘其心刻其骨投財賄衣物及  
截髮已施者不可勝計日日共設大齋禮懺受戒請從今已往修  
善斷惡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無問長幼華夷咸發此誓雖  
屠獵殘賊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將入函大眾圍繞壇闔沙門高捧  
寶瓶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諦視共睹光明哀戀號泣聲響如雷天  
地爲之變動凡是安置處悉皆如之眞身已應靈塔常存天下瞻  
仰歸依福田益而無窮矣皇帝已起塔之日在大興宮之大興殿  
庭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七人旛蓋香華讚  
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居殿堂皇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  
武百僚素食齋戒是時內宮東宮逮于京邑茫茫萬宇舟車所通  
一切眷屬人民莫不奉行聖法眾僧初入敕使左右密夾數之自  
顯陽門及升階凡數三遍常剩一人皇帝見一異僧曷槃覆膊已  
語左右曰莫驚動他置之爾去已重數之曷槃曷槃一作曷槃被曷色覆膊者

果不復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于仙遊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岐州于鳳泉寺起塔將造函寺東北二十里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召作重函于是大函南壁異色分炳爲雙樹之形高三尺三寸莖如雪白葉如瑪瑙北壁東壁有鳥獸龍象之狀四壁皆有華形左旋右轉其後基石漸變盡如水精沙門道璨圖此雙樹之象置于許州葉盡變爲青色明年岐州大寶昌寺寫得陝州瑞相圖置于佛堂召供養當其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戶外于是戶外十佛像及觀世音菩薩亦頻放光半旬之內天華再落

涇州于大興國寺起塔將造函三家各獻舊磨好石非界內所有

六百五十八

因而用之恰然相稱

秦州于靜念寺起塔先是寺僧夢羣仙降集召赤繩量地鐵檄釘記之及定塔基正當其所再有瑞雲來覆舍利是時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開華舍利將入函神光遠照空內又有讚歎之聲華州于思覺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氣去地數丈狀若相輪正覆塔上數十里外遙望之則正赤上屬天舍利下訖雲霧復起瑞雪飛散如天華著人衣久之而不濕同州于大興國寺起塔舍利宿于近驛天夜雨明旦輿行雲日迎之開朗入自南門而城北雨如故既至寺又陰雨臨入函日乃出眾色光相繞日如輪光是寺僧慧真夢見聖人頂有圓光明照天地來自西方入門而立及舍利輿至無故止于其所因定塔基焉十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圓光從基而上遍照城內明如晝日五十里咸見之明年四月白光起于塔西流照塔東良久乃滅

蒲州于西巖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治下仁壽寺其夜堂內光明如晝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山大吼巖上有鐘鼓之聲十月七日舍利將之栖巖地又動八日輿登山從者千數大風從下而上因風力俄傾至于佛堂其夜浮圖上有光長數尺乍隱乍顯至于十餘瓶內亦有光五道散出還斂入瓶又有二光竝大如鉢出于西壁合爲一道流入塔基入頃乃滅俄而復出流入于堂山頂亦有大光照二百里遠望者皆言燒山九日夜又有二光繞浮圖其一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內又有光狀如香鑪流至浮圖露盤移時乃滅其夜露盤上又有光或散或聚皆似蓮華移更乃滅十三日夜浮圖上又有光如三佛像竝高尺停住者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從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于東北其一狀如樓闕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內常聞異香桃李杏柰多華人采之已供養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從塔出圓

大六百三十六

如大鏡諸光多紫赤而見者色狀不必同或云如大電或云如燎火其都無所見者十二三有婦人抱新死小兒來乞救護至夜便蘇遇光照已愈疾者非一諸州皆有感應而西巖寺最多蓋由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于舊無量壽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場大眾禮拜重患者便得除起塔之日雲霧晝昏至于已後日乃朗照五色雲來之舍利舍利將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無量天神各持香華幢旛寶蓋遍覆州城

定州于恆嶽寺起塔有一異翁來禮拜施布一疋負土數籠人問其姓字而不荅忽然失之此地舊無水開皇三年初營寺其西八里白龍淵忽東流而過作役罷水便絕及將起新塔水復大流相州于大慈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尼寺僧寫得陝州瑞相圖置于佛堂神

光屢發如電又有五色雲蓋正臨堂上一日四見焉又有白雲狀如林木零雨金華其花之狀形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乃騰虛而去明年正月寺內又雨天華

鄭州于定覺寺起塔舍利將至寺東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沒輿到此處無故自止旣而定塔基于西岍其東岍舊舍利塔有三光西流入于基所寺僧設二千人齋供然而萬餘人食之不盡一甕飯出八十盆餘食供寺眾二百人數日乃盡舍利將入函四面懸旛無風而一時內向

嵩州于閒居寺起塔人眾從舍利者萬餘有兔逆坂走來歷輿下而去天時陰雲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亳州于開寂寺起塔界內無石舍利至便于三處各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無底乃合而用之不須改鑿掘塔基至槃石有二浪井夾之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大五百八十七

汝州于興世寺起塔天時陰雪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秦州于岱嶽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嶽廟內有鼓聲天將曉三重門皆自闢或見三十騎從廟而出蓋嶽神也舍利自州之寺未至數里雲蓋出于山頂五色而三重白氣如虹來覆舍利散成大霧沾濕人衣其狀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霧氣乃斂而歸山分爲三段乍來乍往如軍行然蓋亦嶽神之來迎也于是瓶內有聲放光高丈餘食頃乃滅人審視之見琉璃內金瓶蓋自開瓶口有寸光如箸炯然西指雖急轉終不迴如此經八日將入函光遂散出還入金瓶雲霧復起有童子能誦法華經來禮舍利遂燒身于野呂供養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鳴北聽則聲南南聽則聲北東西亦如之

青州于勝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磐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

及舍利將入瓶內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于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欵現于道天時陰雪  
 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隋州于智門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龜七日甘露降于石橋  
 旁之楊樹有黑蜂無算來繞之八日旦大霧舍利將之寺天便開  
 朗歷光化縣忽見門內木連理過楊樹之下甘露五道懸流沾灑  
 輿上既而沈陰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神龜色狀特  
 異有文在其腹云王興州使參軍獻之日日開匣欲視其頭而縮  
 藏不可見敕使著作郎王劭審檢龜便長引頸足恣人反轉連日  
 如之乃見有文在其頭曰土大王八十七千萬年皇帝親撫視之  
 人于懷袖自然馴狎放諸宮沼及草內還來直至御前每放輒如  
 之

襄州于大興國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

大五百七十一

復合

揚州于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蔣州于西霞寺起塔鄰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寶蓋旛花映滿寺眾  
 悉執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夢焉

吳州于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風波不起既至寺放青黃赤  
 白之光獲紫芝高二尺餘四莖共三蓋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  
 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蘇州于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晉司徒王珣琴臺掘得甄函銀合  
 子有一舍利浮之鉢水右轉四周舍利初發州天降雨未至寺日  
 便出乃有雜色雲臨輿而行徘徊不散至于塔所空裏有音樂之  
 聲既而天又陰晦舍利將下雲暫開舍利入函雲復合先是寺內  
 鑿石井井吼二日蓋舍利將來之應也

衡州于衡嶽寺起塔沙門奉舍利自江陵水行二千餘里四遇逆

風願定便定四乞順風皆如所欲初掘基融峰上有白雲闊二丈餘甚整直來臨基所右旋三匝乃散既而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桂州于緣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餘里有鳥千數夾輿行飛入衆乃散舍利將入塔五色雲來覆之

番州于洪楊鄉崇楊里之靈鷲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二各有銅函盛二小銀像其一有銀瓶子盛金瓶疑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坑內有神仙雲氣之像昔宋主劉義隆之時天竺有聖僧求那拔摩將詣揚都路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間尋有異瑞兼直王者登臨徵應建立終逢菩薩聖主方大修弘其年冬果有羣燕共銜繡像委之堂內及齊主蕭道成初爲始興太守遊于此寺而起白塔陳天嘉三年寺內立碑其文也如此聖主修弘驗于今日

大五百四十

交州于禪眾寺起塔

益州于法聚寺起塔天時陰晦舍利將下日便朗照始入函雲復合

廓州于法講寺起塔舍利初發京下宿于臨泉沙門夢失舍利是夜廓州有光高數丈從東方來入寺右繞佛塔照及城樓內外洞朗遙望者疑燒積薪光漸西流食頃乃沒及定塔基正當光沒之所又有香氣氤氳異常

瓜州于崇教寺起塔

虢州表言州雖不奉舍利亦請眾僧行道有一異鳥來集梁上意似聽經不驚不動一夜一日乃下至于讀經之牀人人讚歎摩揆又擊之已行道法師于佛前爲之受戒久乃去

隋州典籤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盡釋其囚千里期集無一違者隋州人于湏水作魚獄三百既見舍利亦悉決放之餘州若



此類蓋多矣

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于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已銀盃水  
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  
章王暕蒙賜蜆殼令審視之各于蜆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  
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  
何必皆是真諸沙門相與椎試之果有十二玉粟其真舍利鐵窠  
而無損

廣弘明  
集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一終

大四百一十八

全隋文卷二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劭二

舍利感應記別錄

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于本國起塔供養詔  
竝許之詔于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于尙書都堂十二月  
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明氣和風靜寶輿旛幢香花音樂種種  
供養彌遍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其幾千萬億服章行位從容有序  
上柱國司空公安德王雄已下皆步從至寺設無遮大會禮懺焉  
有青雀狎于眾內或抽佩刀擲呂布施當人叢而下都無所傷仁  
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  
已下縣尉已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錢十文一如  
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

應者別錄如左

恆州表云舍利詣州建立靈塔三月四日到州卽共州府官人巡歷檢行安置處所唯治下龍藏寺堪得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十六日未時有風從南而來寺內香氣殊異無比道俗官私竝悉共聞及有老人姓金名瓚患鼻不聞香臭出二十餘年于時在眾亦聞香氣因卽鼻差至四月八日臨向午時欲下舍利光景明淨天廓無雲空裏卽雨寶屑天花狀似金銀碎薄大小閒雜雰雰散下猶如雪落先降塔基石函上遍墮寺內城治俱有雜色晃曜金晶映日時卽將衣承取復在地拾得道俗大眾十萬餘人竝見俱獲又刹柱東西二處忽有異氣其色黃白初細後麤如蜂火煙龍形宛轉迴屈直上周旋塔頂遊騰清漠莫測長短良久乃滅又有四白鶴從東北而來周繞塔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巳時築塔基恰成復雨寶屑天花收得盛有一升卽遣行參軍王亮于先奉

大五百六十三

獻皇帝開花于寶屑內復得舍利三顆甚大歡欣

瀛州表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時可深六尺許土裏忽有真紫色光現須臾遂滅其土卽有黑文雜閒成篆字書云轉輪聖王佛塔謹表聞知

黎州表云掘基安舍利塔于地下得一瓦銘曰千秋萬歲樂未央觀州表云舍利塔上有五色雲如車蓋其日午時現至暮

魏州表云所送舍利數度放光復有諸病人或患眼盲或患五內發願禮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午時天忽有一片五色雲香馥非常須臾之間卽降金花至九日旦復下銀花遍滿城池其花大者如榆莢小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盛奉獻其日復有一黑狗耽耳白鬣于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腳見人行道卽起行道見人持齋亦卽持齋非時與食不食唯欲得飲淨水至後日旦起解齋與粥始喫且寺內先有數箇猛狗但見一狼狗無不競來

吠嚙若見此狗入寺悉皆低頭掉尾當爾之時看人男夫婦女三十餘萬盡皆不識此狗未知從何而來  
泰州表云欲下舍利時七日地微動至八日大動  
兗州表云敕書分送起塔日瑕丘縣普樂寺最爲清淨卽于其所奉安舍利已去三月二十五日謹卽經營已爲函蓋初磨之時體唯青質及其功就變同瑪瑙五色相雜紋彩煥然復于其裏閒生白玉內外通徹照物如水表裏洞朗鑿人等鏡其送舍利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于子城上赤光現四月五日申時舍利現雙樹并有師子現五日亥時舍利現金光長七寸六日卯時龍花樹現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時漆龕板外光明狀如金花色六日申時漆龕北板上及佛菩薩雙樹等形六日亥時舍利精舍裏出黃白花光長四五寸八日辰時漆龕板後雲霧金光等形狀已時漆龕板後娑羅樹蓮華影佛像眾僧師子等形午時塔上

五色雲現午後漆龕內板上有娑羅雙樹林樓閣等現九日漆龕內板上疊石壘基文申後漆龕板外大娑羅樹及僧執香爐等形容金佛像現佶若太子初生身如黃金色後有三僧身著紫黃法服手捉香爐供養其香氣與世香不同每日恆聞  
晉州表云舍利于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眾人盡見  
杞州表云舍利已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琉璃瓶裏色白如月須臾之間卽變爲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紫光或現青色瓶內流轉一來一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實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時形影復出變動輝煥于前無異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驛宿其夜陰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淨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從驛所舍利處而來舍利石函蓋四月五日磨治訖遂變出仙人二僧四人居土一人麒麟一師子一魚二餘竝佶山水之狀

鄧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變作玉及瑪瑙其石有文現正國德三字并有仙人麟鳳等出

安州表云奏寺安置送舍利法師浮業共州官人量度基申時忽有香氣氤氳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道俗咸皆驚愕隨至處所香氣遍滿至五更方始散盡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滿供設大齋午時欲下舍利道俗一萬餘人法師昇高座手捧舍利已示大眾人人悲感不能自勝即有赤色從師手內瓶口而出便二度放光高一丈又下石函忽有白雲團圓如蓋正當函上右旋數而閉訖還當元出之處消滅又塔南先有佛閣當時鎖閉舍利于其下立道場遣二防人看守忽聞閣上有眾人行聲看閣門仍閉又復須臾復聞行聲即走告寺主共開閣門上驗看唯有佛像自外都無所見又下舍利訖日到申時有法師淨梵頭陀僧淨滔于舍利塔後臨水巖邊為諸道俗受菩薩戒眾人見羣魚行隊遊水首

大六百二十七

皆南出侶欲歸依多少一萬餘請二禪師乘船入水為魚受戒然水內諸魚悉迴首向船隨逐循行如侶聽法

趙州表云舍利已三月四日到州臣等于治下文際寺安置起塔

二日治刹行道舍利于塔所放赤光從未至申更見不同或侶像

形或侶樓閣或見白光乍大乍小巡遶舍利遶瓶行道或隱或顯

或遲或速官人道俗莫不親見驚喜號咽沸騰寺內至四日又放

赤光曜如金色縱橫一尺餘紫綠相間前後三度良久乃滅又見

一佛像長二尺餘坐于蓮花趺坐又已二菩薩俠侍長一尺餘從

卯至巳見諸形相道俗四部二萬餘人咸悉瞻仰

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須臾成五色遊轉瓶內形相非常又鑿

舍利銘其石更無異質鑿至皇帝一字從上點及豎牽橫畫隨鑿

之處如刻金所成

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內放光遍照衙內如月

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衛州表云四月三日齋訖舍利金瓶外其色紅赤鮮麗殊常或行琉璃瓶底或遊瓶側緣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洺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澤十三日乃止有戒德沙門僧猛先患腰腳不堪出行其日聞舍利欲到合寺馳走僧猛自身抱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藏扶持出戶迴心正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許親迎舍利因比瘳降漸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卽依式安置一切男女皆發菩提心競趣歸依瘳者能言孿躄之人悉皆能行石函乃變如琉璃內外明徹四月十二日天雨金銀花等表送奉獻

冀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滿城治時有一僧先患目盲亦得見舍利復有一人患腰腳孿躄十五年自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禮拜發願卽得行動

大五百八十九

宋州表云三月四日舍利至州其所部送城縣市院先有古井漚由來鹹苦水色舊赤全不堪食其縣民胡子乾因取水和泥怪其色白嘗覺甚甘四月三日舍利于塔內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內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時寺內天雨白花日驗雰雰然狀如細雪不落于地八日午時欲下舍利入函天上有白鶴翔塔基之上懷州表云舍利于州城長壽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時有一雄雉飛來函側心閒從容質羽鮮華自飛自止曾無驚畏河內縣民楊邁特召示道俗六千餘人莫不同見敕使沙門靈粲卽與受戒其雉向師佯如聽法師云此雉是野鳥內法道理無容籠繫卽令送城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廂復有一跡從塔東南三步而來直到塔所不見還縱復無入處或闊四寸或闊三寸蟠屈逶迤狀等龍蛇之跡官人道俗竝悉共見八日至午時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于瓶外巡迴數匝暉彩照曜或上或下乍隱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權置州館六日夜大德僧惠徹等忽聞香氣有異尋常至八日諸僧迎舍利將向塔所大德僧僧粲等五人復聞香氣去惠福寺門四十餘步遂放青色光覆炤露帳大久乃滅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養其日杞州人張相仁于僧房見寺內舍利復放青色光恰與新至舍利色狀相似十日復至見赤色光臨寺佛堂高五尺其夜四更復見青赤雜色光于寺復有一老母患腰已來二十餘年拄杖伏地而行聞舍利至寺強來禮拜于大眾裏見舍利光腰即得差舍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于漢王寺內安置至二十三日忽降香氣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盡東風忽起燈花絕炤在佛堂東南神光炤燭復有香風而來官人道俗等共聞見于是彌增剋念至八日臨下舍利塔側桐樹枝葉低莖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于弘業寺安置舍利石函始磨兩面已

大六百二十八

水洗之明如水鏡內外相通紫光炤起其石斑駁又類瑪瑙潤澤炫耀光侶琉璃至四月一日起齋行道至三日亥時舍利前焚香供養燈光炤庭眾星夜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輿之上至八日舍利入函自旦及辰函石現文髣髴像有菩薩光彩粉藻又侶眾仙其間鳥獸林木諸狀不惑者眾實難詳審其有文理照顯分明今畫圖奉進

許州表云三月初夜于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曜州城內外民庶皆見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廳舍利出金瓶之外琉璃瓶內行道放光至八日在辨行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時舍利欲入石函又有五色光彩雲來臨塔上雲形如蓋其日在塔西南一百餘步依育王造塔本記一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現其水不可思議當時道俗看者二萬餘人同飲齊見所錄瑞應奉表奏聞

荊州舍利現雲如車蓋正當塔上雲間兩花遊颺不落眾鳥翔塔  
濟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二放光炤現間異香氣雲間出音自然鐘  
聲及呂讚善大鳥羣飛塔下

楚州舍利當行道日野鹿來聽鶴遊塔上  
莒州舍利本一至彼現三放光映炤掘基地下忽得銅塔及瘞者  
能言

營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舊龜石自然析解用書石函  
杭州舍利山間掘基得自然石窟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鳥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洪州舍利白頭烏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躡者能行大鳥旋塔  
鄭州舍利放光旛向內垂

大四百九十六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犁得一銅像

蘭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兒撥得二銅像  
慈州舍利現白雲蓋如飛仙自然泉涌飲者病愈

廉州未得舍利別得一舍利放光佛香鑪煙氣又類蓮華黃白色  
天雨寶屑

雍州表云仁壽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內勝光寺大興善寺法界  
寺州公廡裏及城治街巷天雨銀屑大如榆莢小如麩等表送奉  
獻仁覺寺五月十二日未時有風從西南來如香氣氤氳沙門及

經生道俗等泣悉俱聞當夜兩寶屑天花芭蕉枝葉椶櫚莖幹土  
人皆拾得大小如前無異仁壽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壽宮所慈善  
寺新佛堂內靈光映現形如鉢許從前柱遶梁楸眾僧觀見仁壽

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銀屑天花琵琶葉上及餘草頭上落地仁壽  
二年六月八日諸州送舍利沙門使還宮所見旨相問慰勞訖令

九日赴慈善寺爲慶光齋僧眾至寺讚誦旋繞行香欲食空裏微  
零復雨銀屑天花舍人崔君德合威奉獻京城內勝光寺模得陝  
州舍利石函變現瑞像娑羅雙樹等形相者仁壽二年五月二十  
三日已後在寺日日放光連連相續緣感卽發不止晝夜城治道  
俗遠來看人歸依禮拜闐門塞路往還如市遇斯光者照動羣心  
悲喜發意其城內諸寺外縣諸州君絹素模將去者或上輦放光  
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開明現朗光光色別隨見不同仁壽二年  
七月十五日京城內延興寺灌寫釋迦金銅像丈六其夜雨寶屑  
銀花香氣甚異無比

陝州舍利從三月十五日申時至四月八日戌時合一十一度見  
靈瑞總有二十一事四度放光內見華樹二度五色雲掘地得鳥  
石函變異八娑羅樹樹下見水一卧佛二菩薩一神尼函內見鳥  
三枝金華興雲成輪相自然旛蓋函內流出香雲再放光舍利在

大六百

陝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裏大通寺善法寺闡業寺並見光  
明唯善法寺所見光內有兩箇華樹形色分明久而方滅其色初  
赤尋卽變白後散如水銀滿屋之內物皆照徹舍利在大興國寺  
四月二日夜二更裏靈勝寺見光明洞了庭前果樹及北坡草木  
光照處見其形塔基下掘得鳥舍利來向大興國寺三月二十八  
日卯時司馬張備共大都督侯進檢校築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闕  
鄉縣玉山鄉民杜化雲鑿下忽出一鳥青黃色大如鷄馴行塔內  
安然自處執之不忍未及奉送其鳥致死今營福事于舍利塔內  
獲非常之鳥旣日出處爲異謂合嘉祥今別畫鳥形謹附聞奏五  
色雲再現三月十五日申時舍利到陝州城南三里澗卽有五色  
雲從東南鬱起俄爾總成一蓋卽變如紫羅色舍利入城方始散  
滅當時道俗並見至二十八日未時在大興國寺復有五色雲從  
西北東南二處而來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時有文林郎韋範



大都督楊昱及官民等竝同觀矚其雲少時卽散者也兩度出聲舍利在州三月二十三日夜從寶座出聲如人閒打靜聲至三乃止後在大興國寺四月五日酉時復出一聲大于前者道俗竝聞石函內外四面見佛菩薩神尼娑羅樹光明等四月七日巳時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種瑞表未發之間司馬張備共嶠縣令鄭乾意闕鄉縣丞趙懷坦大都督疾進當作人民侯謙等至舍利塔基內石函所檢校同見函外東面石文亂起其張備等怪異更向北面乾意曰衫袖拂拭隨手向上卽見娑羅樹一雙東西相對枝葉宛具作深青色俄頃道俗奔集復于西面外曰水澆洗卽見兩樹葉有五色次南面外復有兩樹枝條稍直其葉色黃白次東面外復有兩樹色青葉長其四面樹下竝有水文于此兩樹之間使人文林郎韋範初見一鳥仰臥司馬張備次後看時其鳥已立鳥前有金華三枝鳥形大小毛色與前掘地得者不異其鳥須臾向西

大六百五十八

南行至佛下停住函內西南近角復有一菩薩坐華臺上面向東有一立尼面向西而向菩薩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內復有二菩薩竝立一金色面向南一銀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脣上有一臥佛側身頭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薩于石內竝放紅紫光高一尺許從已至未形狀不移圖畫已後色漸微滅道俗觀者其數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基黑闇見瑞之時變爲明白表裏映徹周迴四面俱遣人坐竝相照見無所翳障其函內外四面總見一佛三菩薩一尼一鳥三枝華八株樹今別畫圖狀謹附聞奏午時四方雲起變成輪相復有自然旛蓋及塔上香雲二度光見四月八日午時欲下舍利于時道俗悲號四方忽然一時雲起如燼如霧漸欲向上至于日所卽遠日變成一暈猶如車輪內別有白雲團圓翳日日光漸卽微闇如小蓋許在外周而次第曰雲爲輻其輪及輻竝作紅紫色至下舍利訖其雲散滅日光還卽明淨復于塔院西

北牆外大有自然旛蓋亦有見旛蓋圍繞舍利者當時謂有人捉旛供養至下舍利訖其旛蓋等忽即不見于時道俗見者不少至戌時司馬張備等見塔上有青雲氣從塔內而出其雲甚香即喚使人文林郎韋範大興寺僧曇暘入裏就看備共韋範等並見流光向西北東南二處流行須臾即滅

廣弘明集卷十七

述佛志

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禦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游而已此之所言髣髴于佛石苻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曰方便不知是何神怪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因緣曰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辨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黔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爲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

大六百一十五

所失未之湮也已矣

廣弘明集二引隋王劭述佛志云出齊書案今所見蕭子顯齊書無此篇隋志古史類

有王劭齊志十卷蓋道宣所據也

房彥謙

彥謙字孝冲清河東武城人家于齊州魏東義陽行臺景先族曾孫仕齊爲州主簿隆化中進治中入周不仕開皇七年授承奉郎尋遷監察御史除長葛令仁壽中遷都州司馬大業初去職尋徵爲司州刺史從征遼東監扶餘道軍左遷涇陽令卒官至唐曰子立齡貴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諡曰定

論張衡書

竊聞賞者所曰勸善刑者所曰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懼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于天負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

夙夜畏天之威。已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已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眾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于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孥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寃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已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麻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况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

大五百六十

哉。開闢已降。書契云及。帝王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已古之哲王。昧且不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于民上。騁嗜奔慾。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竝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已民庶呼嗟。終閉塞于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于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疆。豈無良佐。但已執政壅蔽。懷私徇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持。于己非宜。卽加摧壓。倘遇諂佞之輩。行多穢慝。于我有益。遽蒙薦舉。已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膺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樑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

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  
爲心惻隱爲務河朔疆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  
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鳩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  
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  
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  
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威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  
屬讚歷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  
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  
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  
預心籌粵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  
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審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  
容曲順人主曰愛虜刑又使裔從之徒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  
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

隋書房彥謙傳  
北史三十九

大六百四十四

劉子翊

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仕齊爲殿中將軍開皇初除南和丞累轉  
秦州司法參軍入爲侍御史仁壽中爲新豐令大業中除大理  
正擢授治書侍御史從幸江都爲丹陽畱守陷于賊遇害年七  
十

駁劉炫繼母不解官議

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呂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  
如親母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暮服暮者自己本生非殊親之與  
繼也父雖自處俯尊之地于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已令云爲  
人後者爲其父母竝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爲父後者雖不服  
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  
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  
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

謬且後人者爲其父母暮未有變隔曰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豈不曰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爲伋也妻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是不爲白也母定知服曰名重情因父親所曰聖人敦之曰孝慈引之曰名義是使子曰名服同之親母繼曰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攷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曰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sub>比</sub>漢末爲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sub>比</sub>于內國更娶生子昌<sub>比</sub>死後爲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曰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于情無別若要曰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

大六百

而出是爲叛子于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曰此義論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爲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曰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己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墓之上禮有倫例服曰稱情繼母本曰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于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曰輕如重自己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卽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爲如律云準枉法者但準其罪曰枉法論者卽同眞法律曰弊刑禮曰設教準者準擬之名曰者卽眞之稱如曰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云取子爲後者將曰供奉祧廟奉養已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

宅曰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  
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  
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曰殊之別有所重非復純孝  
故言其已見之目曰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曰言之  
其舊訓殊所用亦別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曰相類  
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  
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  
令侮聖于法使出後之子無情于本生名義之分有虧于風俗徇  
飾非于明世彊媒孽于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傷理隋書劉子  
翊傳時永寧令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  
至是而亡河間劉炫曰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云云事  
奏竟從  
子翊議

張公禮

公禮恆山九門人仕北齊長兼開府行參軍歷周入隋未詳

大五百八十五

龍藏寺碑

竊曰空王之道離諸名相太人之法非有去來斯故將喻師子明  
自在如無畏取譬金剛信畢竟而不毀是知涅槃路遠解脫源深  
可隔愛慾之長河開生死之大海無船求渡既似龜毛無翅願飛還  
同兔角故曰五通八解名教攸生二諦三乘法門斯起檢麤攝細  
良資汲引之風挽滿陷深雅得脩行之致若論輒闖之城皆妄芭  
蕉之樹盡空應化詎真權假寔實釋迦文非說口之口須菩提豈  
證果之人然則習因之指安歸求道之趣奚向如幻如夢誰其受  
苦如影如響誰其得福是故維摩詰具諸佛智燈口之坐斯來舍  
利弗盡其神通天女之花不去故知業行有優劣福報有輕重若  
至凡夫之聖人天堂之與地獄詳其是非得失安可同日而論哉  
往者四魔毀聖六師誦法拔髮翹足變為吞麻李園之內結其惡  
黨竹林之下亡其善聚護戒比丘翻同電草持律口口口等霜蓮

慧殿仙宮寂寥安在珠臺銀閣荒涼無處離離綴彩靈勞周客含  
含奏曲詎假殷人我大隋乘御金輪冕旒玉藻上應帝命下順民  
心飛行而建鴻名揖讓而升大寶匪結農軒之陣誰徇湯武之師  
稱臣妾者遍于十方弗遇蚩尤之亂執玉帛者盡于萬國無陷防  
風之禍斯乃天啟至聖大造區域垂衣化俗負屨字民昧旦紫宮  
終朝青殿道高義燧德盛虞唐五福咸臻眾貺畢集低昂出月搖  
蓮含風沈璧觀書龍負握河之紀功成治定神奉益地之圖于是  
東暨西漸南徂北邁隆禮言洽至樂云和感天地而動鬼神辯尊  
卑而明貴賤而尚勞己亡倦求衣靡息豈非攸攸黔首垢障未除  
擾擾蒼生蓋纏仍擁所由金編寶字玉牒綸言滿封盈函雲飛雨  
散慈愛之旨形于翰墨哀愍之情發于衿抱日月所照咸賴陶甄  
陰陽所生皆蒙鞠養故能津濟率土救護溥天協獎羣迷扶導聳  
警澍茲法雨使潤道身燒此戒香令薰拂慧脩第壹之果建最勝

大六百二十八

之幢拯既滅之文匡呂墜之典忍辱之鎧滿于清都微妙之臺充  
于赤縣豈直道安羅什有寄弘通故亦迦葉目連聖僧斯在龍藏  
寺者其地蓋近于燕南昔伯珪取其謠言□□□水毋恤往而得  
寶竄代常山世祖南旋至高邑而踐祚靈王北出登望臺而臨海  
青山斂霧綠水揚波路款晉而適秦途通□□而指衛木女之落矩  
步非遙平原之樓規行非遠尋派避世彼亦河人幽閑博敞良爲  
福地太師上柱國大威公之世子使持節左武衛將軍上開府儀  
同三司恆州諸軍事恆州刺史鄂國公金城王孝僊世業重于金  
張器識逾于許郭軍府身爲飛將朝廷稱爲虎臣領袖諸□冠冕  
羣僞探蹟索隱應變知機著義尚訓御之勲立勳功事勞之績廊  
廟推其偉器柱石捐其大材自馳傳蒞蕃建旗作牧招懷□逸蠲  
復逃亡遠視廣聽賈琮之案冀部賞善戮惡徐邈之處涼州異軫  
齊奔古今一致下車未幾善政斯歸瞻彼伽藍事□草創□奉敕

勸獎州內士庶壹萬人等共廣福田公爰啟至誠虔心徙石施逾  
奉蓋檀等布金竭黑水之銅罄赤岸之玉結瑠璃之寶□飾纓絡  
之珍臺于是靈刹霞舒寶坊雲構崢嶸醪葛穹隆譎詭九重壹柱  
之殿三休七寶之宮彫梁刻桷之奇圖雲畫藻之異白銀成地有  
類悉覺之談黃金鏤楯非關句踐之獻其內閑房靜室陰牖陽窓  
圓井垂蓮方疎度日曜明璫于朱戶殖芳卉于紫墀地映金沙似  
遊安養之國蒼隱天樹疑入歡喜之園夜漏將竭聽鳴鍾于寺內  
曉相既分見承露于雲表不求床坐來會之眾何憂□然飲食持  
鉢之侶奚念粵已開皇六年歲次鶉火莊嚴粗就庶使皇隋寶祚  
與天長而地久種覺花臺將神護而鬼衛乃爲詞曰

多羅祕藏毗尼覺道斯文不滅憑于大造誰薰種智誰壞煩惱猗  
歟我皇寶弘三寶慧燈翻照法炬還明菩提果殖救護心生香樓  
竝構貝塔俱營充遍世界彌滿國城憬彼大林當途向術於穆州

大六百五十四

后仁風遐拂金粟施僧珠纓奉佛結瑤瑤宇構瓊起室鳳□槩日  
虹梁人雲電飛窓戶雷驚榛莽綺籠金鏤縹壁椒薰綈錦亂色丹  
素成文髣髴雪宮依稀月殿明室結幌幽堂啟扇臥席未窺陸龍  
誰見帶風蕭瑟含烟惹蒨西臨天井北拒吾臺川谷苞異山林育  
材蘇秦說反樂毅歸來鄒魯媿俗汝穎慙能惟此大城瓌異所踐  
疏鐘嚮度層磐露泣八聖四禪五通七辯戒香恆馥法輪常轉開  
皇六年十二月五日題寫齊開府長兼行參軍九門張公禮之□

碑舊拓本 案金薤琳琅八有  
此文多識歎非因每穴五字非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二終

六十一百二十六

全隋文卷二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宇文愷

愷字安樂本朔方人遷居京兆周初召功臣子封雙泉伯進封安平縣公歷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大象中加上開府隋受禪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別封甌山縣公及遷都領營新都副監後拜萊州刺史坐兄忻誅除名及建仁壽宮授將作大匠拜仁壽宮監儀同三司尋為將作少監煬帝即位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進位開府遷工部尚書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諡曰康有東宮典記七十卷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

奏明堂議表

臣間在天成象房心為布政之宮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

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宮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  
玉瓚黃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辰宁盡妙思于規摹凝睇冕旒  
致子來于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  
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百同域  
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  
源反樸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  
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  
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  
爲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崧  
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議于殘亡購冬官于散逸總集眾  
論勒爲一家昔張衡渾象百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百二寸爲千  
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  
議者殊塗或百綺井爲重屋或百圓楹爲隆棟各百臆說事不經

大五百五十六

見今錄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百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  
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百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百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  
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百爲上古  
樸略創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百尊天重象赤  
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  
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  
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  
深也夏度百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百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  
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  
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  
若夏度百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  
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

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竝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曰爲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竝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竝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于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曰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籬赤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

大六百五十八

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于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竝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曰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

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觀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曰配天二十一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曰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兩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十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曰茅今蓋曰瓦瓦下藉茅曰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復廟重屋八達九

大六百五十八

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辭綜注云複重廡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末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于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曰前未有鴟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頌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曰崇巖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于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內迥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閒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整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又執政復改爲九室遭

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曰應蕃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簋簠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曰為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于郊質于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曰樟木為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竝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巖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于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湛劉昌宗等作三圖略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傷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其樣曰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

隋書宇文禮傳

奏定皇太子輅

大六百一十六

案宋大明六年初備五輅有司奏云秦改周輅創制金根漢魏因循其形莫改而金玉二輅雕飾略同造次瞻觀殆無差別若以于東儲在禮嫌重非所曰崇峻陞級表示等威今皇太子宜乘象輅碧旂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酌時沿古于禮為中觀宋此義乃無副車新置五輅金玉同體至象已下即為差降所曰太子不得乘金輅欲示等威故令給象今取周禮之名依漢家之制天子五輅形飾竝同旒及繁纓例皆十二黃屋左纛金根重轂無不悉同唯應五方色曰為殊耳若用此輅給于太子革木盡皆不可何況金象者乎既製副車駕用四馬至于金輅自有等差春秋之義降下曰兩今天子金輅駕用六馬十二旒太子金輅駕用四馬降龍九旒制頗同于副車又有旌旗之別并嫡皇孫及親王等輅竝給金輅而減其雕飾合于古典臣謂非嫌

象輅宇文禮梁毗奏制曰可

隋書禮儀志五皇太子輅古者金飾宋齊曰來竝乘

宇文慶

慶字神慶河南洛陽人周初受業東觀歷都督遷衛王府掾建德中進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平齊進大將軍封汝南郡公歷延州寧州總管大象中進上大將軍加柱國隋受禪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出為涼州總管徵還卒于家

奏錄文帝龍潛時言表

臣聞智謀造化二儀無已隱其靈明同日月萬象不能藏其狀先天弗違實聖人之體道未萌見兆諒達節之神機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齊誕御懷五岳其猶輕吞八荒而不梗蘊妙見于曾襟運奇謀于掌握臣已微賤早逢天睽不日庸下親蒙推赤所奉成規纖毫弗舛尋惟聖慮妙出著龜驗一人之慶有徵實天子之言無戲臣親聞親見實榮實喜

隋書宇文慶傳

王誼

大五百二十六

誼字宜君河南洛陽人周初為左中侍上士遷御正大夫拜雍州別駕武帝即位授儀同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平齊授相州刺史徵為大內史宣帝初出為襄州總管靜帝初轉鄭州總管拜大司徒開皇初進封鄭國公後已怨望賜死

奏駁蘇威減功臣地給民議

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

來和

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周初為夏官府下士累遷少上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大夫進封涇水縣男大象中拜儀同隋受禪進爵為子開皇末進位開府有相經四十卷

上表自陳

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

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慙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祕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陣無不破臣即于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執言于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召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

隋書來和傳北史八十九

元壽

大五十四

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魏邵陵王敦孫周武成初封隆城縣侯保定中改封儀隴縣侯隋開皇中授尚書主爵侍郎從晉王伐陳除行臺左丞兼領元帥府屬及平陳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少卿出為基州刺史徵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即位召從平漢王諒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拜內史令進右光祿大夫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道卒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諡曰景

案周書別

有元壽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鄴州刺史封安樂縣公非即其人也

奏劾劉行本韓徽之等

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鑿與徒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觀威禮奏稱請遣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妾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召人倫之義伉儷為重資愛之道烏烏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

命其子捨危懼之母爲聚斂之行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曰爲非豈關理識謹案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瓶罄罍恥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言狀聞其行本微之等請付大理

隋書元壽傳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又見北史七十五通典二十二

皇甫績

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遷小宮尹宣政初封義陽縣男拜畿伯下大夫宣帝時轉御正下大夫靜帝初加上開府轉內史中大夫進封郡公拜大將軍隋受禪出爲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及平陳拜蘇州刺史遷信州總管卒諡曰安

遺顧子元書

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于唐虞弃干戈于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立漠黃龍之外交臂來王蔥嶺榆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僞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于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唯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況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敵之俗作虛僞之辭欲阻誠臣之心徒惑驍雄之志已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

隋書皇甫績傳高智慧等

作亂蘇州民顧子元應之子元素感績恩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遣子元書

衛玄

玄字文昇河南洛陽人周武帝爲魯公時引爲記室遷給事上



士襲父櫛爵興勢公轉宣納下大夫建德中拜益州長史遷開  
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內史事領京兆尹宣帝時已忤旨  
免大象中檢校熊州事隋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  
事免尋拜嵐州刺史檢校朔州總管事入為衛尉少卿仁壽初  
拜資州刺史除遂州總管煬帝即位復徵為衛尉卿遷工部尚  
書拜魏郡太守入為右候衛大將軍檢校左候衛事轉刑部尚  
書拜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拜京兆內史畱守京師加右光  
祿大夫唐兵入關歸于家義寧中卒年七十七

屯軍金谷埽地祭高祖

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  
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揚玄感孤負聖恩躬為虵  
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兇  
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

隋書

衛玄傳

高頴

頴字昭玄一名敏渤海蓀人仕周為齊王憲記室參軍武帝時  
襲爵武陽縣伯除內史上士遷下大夫建德中進開府大象中  
進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相府司馬隋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  
納言進封渤海郡公拜左衛大將軍遷左領軍加上柱國進封  
齊國公免尋除名為民煬帝即位拜太常大業三年坐謫訕朝  
政誅

奏請計戶徵稅

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乘前已來恆出隨  
近之州但判官本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于所管戶內計戶徵

稅隋書食貨志

奏諫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

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隋書

宇文述

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本姓破野頭周武帝時起家拜開府歷左宮伯英果中大夫封博陵公改封濮陽大象末超拜上柱國進封襄國公隋受禪爲右衛大將軍拜壽州總管歷太子左衛率煬帝卽位遷左衛大將軍改封許國公加開府儀同三司從幸江都卒贈司徒尚書命謚日恭

奏殺廢太子諸子

房陵諸子年竝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掌爲難若畱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隋書宇文述傳

奏誅斛斯政

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旨懲肅請變常法

大四百一十八

段文振

文振北海期原人仕周爲宇文護中外府兵曹建德中授上儀同封襄國縣公歷相州別駕揚州總管長史大象中入爲天官都上士文帝召爲丞相掾及受禪除衛尉少卿兼內史侍郎加上開府遷鴻臚卿後爲石河二州刺史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岡縣公江南平授揚州總管司馬轉并州總管司馬遷雲州總管入爲太僕卿仁壽初坐事除名後拜大將軍靈州總管煬帝卽位徵爲兵部尚書進位右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道卒贈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侯謚日襄請遣啟民可汗出塞表

臣聞古者遠不閒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算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受啓民資其兵食假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

蓋其本心也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  
事之驗眾所共知臣量之必為國患如臣之計已時喻遣令出  
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世之長策也

隋書  
段文振傳又  
北史七十六

從征遼東疾篤上表

臣曰庸微幸逢聖世濫蒙獎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  
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效其鳴吠已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  
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餘恨輕陳管穴竊見遼東小醜未  
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  
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  
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  
根餘城自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  
鞅鞅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

隋書  
段文振傳

大五百五十一

令狐熙

熙字長熙敦煌人仕周為吏部上士尋授都督輔國將軍轉夏  
官府都上士歷小駕部職方下大夫襲父整爵彭陽縣公及武  
帝平齊進位開府歷司勳吏部二曹中大夫隋受禪除司徒左  
長史加上儀同進封河南郡公加上開府拜滄州刺史徙河北  
道行臺度支尚書及行臺廢授并州總管司馬後徵為雍州別  
駕進長史遷鴻臚卿兼吏部尚書判五曹尚書事拜汴州刺史  
徵拜桂州總管改封武康郡公坐事鎖詣闕道卒

請解桂州總管任表

臣忝居嶺表四載于茲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媿懼兼深  
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諫然所管遐曠綏撫尤難雖近能頓革夷  
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  
昔在壯齒猶不如人况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

隋書

令狐熙傳  
鄭譯

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北齊光州刺史述祖從孫周武帝時為給事中士拜銀青光祿大夫轉左侍上士尚梁安公主歷御正下大夫太子宮尹賜爵開國子坐事除名宣帝即位拜開府內史下大夫封歸昌縣公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復坐事除名大象中文帝矯詔復召為內史上大夫尋拜柱國相府內史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進上柱國及受禪廢歸第復授開府隆州刺史徵還復遷岐州刺史開皇十一年卒諡曰達有樂府聲調六卷又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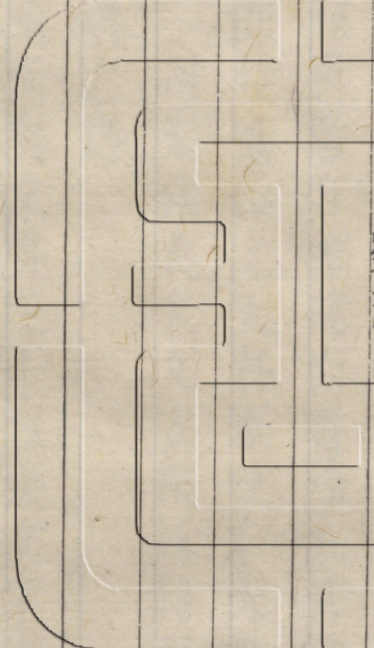
荅蘇夔駁七調

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麻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簇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

大五百一十七

為秋應鍾為冬是為四時四時三始是呂為七今若不呂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隋書音律志中又與蘇夔議

案今樂府黃鍾乃呂林鍾為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宮呂小呂為變徵乖相生之道今請雅樂黃鍾宮呂黃鍾為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為變徵隋書音律志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三終

全隋文卷二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牛弘

弘字里仁本姓秦安定鶡觚人仕周為中外府記室內史上士  
轉納言上士加威烈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襲父允爵臨涇公宣  
政初轉內史下大夫進位使持節大將軍儀同三司隋受禪遷  
散騎常侍秘書監拜禮部尚書除太常卿尋授大將軍拜吏部  
尚書煬帝即位進位上大將軍改右光祿大夫大業六年卒贈  
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有集十二卷  
上表請開獻書之路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父畫肇于庖羲文字生于倉頡聖人所曰弘  
宣教導博通古今揚于王庭肆于時夏故堯稱至聖猶考古道而  
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四方

之志武王問黃帝顛頊之道太公曰在丹書是知握符御麻有國  
有家者曷嘗不曰詩書而爲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旣衰舊  
經紊棄孔子曰太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  
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治國立身作範垂法及秦皇馭寓  
吞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偶語之刑先王  
墳籍掃地皆盡本旣先亡從而顛覆臣曰圖讖言之經典咸衰信  
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  
置校書之官屋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內有延閣  
祕書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遺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  
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于斯爲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  
宮室圖書竝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  
下車先求文雅于是鴻生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  
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

大五百七十二

倍于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爲帷囊所收而西  
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  
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  
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  
經更著新簿雖古文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  
弘正道訓範當世屬劉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  
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因河據洛跨秦帶趙論其建  
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  
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僭偽之威莫過二秦曰此  
而論足可用矣故知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  
宋之際學藝爲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  
略撰爲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爲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  
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

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于繹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纜一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采訪驗其本日殘缺尤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于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已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踰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彝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欲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于三王民黎咸于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弘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已仰

大六百五十八

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懼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于典謨矣爲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須勒之曰天威引之曰微利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鑒少垂照察

隋書牛弘傳北

史牛弘傳又見御覽六百十九

奏請定典禮

聖教陵替國章殘缺漢晉爲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弘風施化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江南王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風牛本隔殊不尋究遙相師祖故山東之人浸已成俗西魏已降師旅弗違賓嘉之禮盡未詳定今休明啓運憲章伊始請據

前經革茲俗弊隋書禮儀志三開皇初高祖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弘奏詔曰可

奏著喪紀令開皇初

正一品薨則鴻臚卿監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二品以上則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五品以上薨卒及三品以上有周親以上

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斂曰朝服有封者斂曰冕服未有官者白袷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曰其服斂內不得置金

銀珠玉通典八十四

奏請修緝雅樂

臣聞周有六代之樂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帝改韶武曰文始曰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禮容增演其意昭容生于武德蓋猶古之韶也禮容生于文始矯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時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弦薦于太宗

大五十二十四

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為威德舞更造新歌薦于武帝之廟據此而言遞相因襲縱有改作竝宗于韶至明帝時東平獻王采文德舞為大武之舞薦于光武之廟漢末大亂樂章淪缺魏武平荊州獲杜夔曰為軍謀祭酒使創雅樂時散騎侍郎鄧靜善詠雅歌樂師尹胡能習宗祀之曲舞師馮肅曉知先代諸舞總練研精復于古樂自夔始也文帝黃初改昭容之樂為昭業樂武德之舞為武頌舞文始之舞為大韶舞五行之舞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樂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樂曰咸熙之舞又製樂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于天地宗廟及臨朝大饗竝用之晉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禮及上壽食舉歌詩張華表曰案漢魏所用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竝繫于舊一皆因襲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勖典樂使郭夏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賀循為



太常卿始有登歌之樂大寧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間鳩集遺逸鄴沒胡後樂人頗復南度東晉因之呂具鍾律太元閒破符永固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于是金石始備尋其設懸音調竝與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長子盡獲符氏舊樂垂息為魏所敗其鍾律令李佛等將太樂細伎奔慕容德于鄴德遷都廣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沒姚興超呂太樂伎一百二十人詣興贖母及宋武帝入關悉收南度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典書令奚縱復改定之又有凱容宣業之舞齊代因而用之蕭子顯齊書志曰宋孝建初朝議曰凱容舞為韶舞宣業舞為武德舞據韶為言宣業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凱容歌辭後舞凱容歌辭者矣至于梁初猶用凱容宣業之舞後改為大壯大觀焉今人猶喚大觀為前舞故知樂名雖隨代而改聲韻曲折理應常同

大六百五十八

前克荊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蔣州又得陳氏正樂史傳相承已為合古且觀其曲體用聲右口次請修緝之呂備雅樂其後魏洛陽之曲據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

獲宋齊舊樂由是牛弘奏

隋書音樂志下開皇九年平陳

奏言雅樂定

臣聞蕢桴土鼓由來斯尚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遠古帝王經邦馭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知鳩擇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晉相承更加論討沿革之宜備于故實永嘉之後九服崩離燕石符姚遞據華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無復微管之功前言往式于斯而盡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與內原隔絕三百年于茲矣伏惟明聖膺期會昌在運今南征所獲梁陳樂人及晉宋旗章宛然

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于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詳定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彥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為一代正樂具在本司

隋書音樂志下十四年樂定牛弘姚察許善心

虞世基劉臻等奏

依古制修立明堂議

竊謂明堂者所曰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曰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侯孝也黃帝曰合宮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治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十七廣四脩一鄭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曰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馬融王肅于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宮議云夏

大五百五十六

后氏世室室顯于堂故命曰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曰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曰堂夏后氏六室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曰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于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去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同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曰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曰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曰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于其室設青帝之位須于太室之內

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人之室神位有三加呂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王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已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哲呂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呂宗祀其祖呂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

大六百五十八

北曰玄堂內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呂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以之策也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闔呂象卦九室呂象州十二宮呂應曰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呂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呂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呂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于外呂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說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京邑焚燒憲章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間興造晉則侍中裴頡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而廟宇之制理

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呂崇巖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茲禮。此乃世乏通儒時無思術前王咸事。于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爲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託。今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引等不。呂庸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于五室確然不變。夫室。呂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言。每月于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今皆在堂偏。是。呂須爲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成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

上圓下方五經異義稱講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是。呂須爲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窻。爾天窗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盡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呂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爲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爲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在。是。呂須爲重屋。明堂必須爲辟廡者何。禮記。成德篇。

云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廱明堂陰陽錄曰明堂之制  
周圍行水左旋曰象天內有太室曰象紫宮此明堂有水之明文  
也然馬宮王肅曰為明堂辟廱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曰為明堂  
靈臺辟廱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  
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  
太學取其周水圍如壁則曰壁廱其實十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  
曰靈臺曰望氣明堂曰布政辟廱曰養老教學三者不同袁準鄭  
玄亦曰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輒定今據郊祀志云欲制明堂未曉  
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曰茅水圍  
宮垣天子從之曰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廱靈  
臺于洛陽竝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  
也曰此須有辟廱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曰禮經為  
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數取于月令遺闕之處參曰餘書庶使該詳

大六百五十八

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角兩門依考工記  
孝經說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  
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闈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  
令論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依太山威德記觀禮  
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曰盡誠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  
于後矣弘等學不稽古輒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

隋書牛弘傳又見北

史七  
十二  
樂議

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  
歌應鍾皆是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則太  
簇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  
則為變徵他月倣此故先王之作律呂也所曰辨天地四方陰陽  
之聲揚子雲曰聲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

二辰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謂當其正月名之爲宮今若十一月不呂黃鍾爲宮十二月不呂太簇爲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乃發聲呂斯而論誠爲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爲黃鍾一均唯用七律呂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禮作還相爲宮之法

隋書牛弘傳又北史七十二

更共姚察許善心劉瓌虞世基等詳議

後周之時呂四聲降神雖采周禮而年代深遠其法久絕不可依用謹案司樂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舞雲門呂祭天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舞咸池呂祭地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圓鍾爲羽舞韶呂祀宗廟馬融

大五百八十六

曰圓鍾應鍾也賈逵鄭玄曰圓鍾夾鍾也鄭玄又云此樂無商聲祭尚柔剛故不用也干寶云不言商商爲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呂主之謙呂自牧也先儒解釋既莫知適從然此四聲非直無商又律管乖次呂其爲樂無克諧之理今古事異不可得而行也案東觀書馬防傳太子丞鮑鄴等上作樂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于四時五味而有食舉之樂所呂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今官雅樂獨有黃鍾而食舉樂但有太簇皆不應月律恐傷氣類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公卿朝會得聞月律乃能感天和氣宜應詔下太常評焉大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奏寢今明詔復下臣防呂爲可須上天之明時因歲首之嘉月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呂迎和氣其條貫甚具遂獨施行起于十月爲迎氣之樂矣又順帝紀云陽嘉二年冬十月庚午呂春秋爲辟雍隸太學隨

月律十月作應鍾三月作姑洗元和呂來音戾不調修復黃鍾作樂器如舊典據此而言漢樂宮懸有黃鍾均食舉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爲宮亦由明矣許從元和至陽嘉二年纔五十歲用而復止驗黃帝聽鳳呂制律呂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周禮有分樂而祭此聖人制作呂合天地陰陽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調斯言誣之甚也今梁陳雅曲並用宮聲案禮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盧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當用事者爲宮宮君也鄭玄曰五聲宮商角徵羽其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布十二辰更相爲宮始自黃鍾終于南呂凡六十也皇侃疏還相爲宮者十一月呂黃鍾爲宮十二月呂大呂爲宮正月呂太簇爲宮餘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二調此卽釋鄭義之明文無用商角徵羽爲別調之法矣樂稽耀嘉曰東方春其聲角樂當宮于夾鍾餘方各呂其中律爲宮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宮于夾

大六百六十

鍾也又云五音非宮不調五味非甘不和又動聲儀宮唱而商和是謂善本太平之樂也周禮奏黃鍾歌大呂呂祀天神鄭玄呂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均調也故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亦不獨論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樂者皆文之呂五聲播之呂八音故知每曲皆須五聲八音錯綜而能成也禦寇子云師文鼓琴命宮而總四聲則慶雲浮景風翔唯韓詩云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則當聲爲曲今呂五引爲五聲迎氣所用者是也餘曲悉用宮聲不勞商角徵羽何呂得知荀勗論三調爲均首者得正聲之名明知雅樂悉在宮調呂外徵羽角自爲謠俗之音耳且西涼龜茲雜伎等曲數既多故得隸于眾調調各別曲至如雅樂少須呂宮爲本歷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餘調更成雜亂也

隋書音樂志下牛弘及祕書丞姚察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詳議

又論六十律不可行

謹案續漢書律厯志元帝遣韋玄成問京房于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曰上生下皆三生二曰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于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聲曰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曰其餘曰次運行宮曰者各自為宮而商徵曰類從焉房又曰竹聲不可曰度調故作準曰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閒九尺曰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畫分寸曰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詔候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曰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曰準法教

八十六百之七

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一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知為準施絃嘉平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絕其可曰相傳者唯大權常數及候氣而已據此而論京房之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于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

隋書牛弘傳  
北史七十二

又議

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眾注曰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黃鍾者用黃鍾為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為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曰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



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黃鍾之宮乃呂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案晉內書監荀勖依典記呂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呂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呂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助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平理未通故須改之

北史七十二案張溥本有同律度量議據隋書律麻志

上周宣帝時達奚震與牛弘等議宜編入達奚震又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四終

大四百四十五

全隋文卷二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楊素

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齊尚書令愔族孫仕周為宇文護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宣帝即位襲父敷爵臨貞縣公大象中為汴州刺史拜大將軍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免尋拜信州總管遷荊州總管進封鄖國公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內史令進尚書右僕射仁壽初遷左僕射煬帝即位遷尚書令拜太子太師大業二年拜司徒改封楚公卒贈光祿大夫太尉諡曰景武有集十卷

謝煬帝手詔問勞表

臣自惟虛薄志不及遠州郡之職敢憚劬勞卿相之榮無階覬望  
然時逢昌運王業惟始雖涓流赴海誠心屢竭輕塵積岳功力蓋  
微徒召南陽里閭豐沛子弟高位重爵榮顯一時遂復入處朝端  
出總戎律受文武之任預帷幄之謀豈臣才能實由恩澤欲報之  
德義極昊天伏惟陛下照重離之明養繼天之德牧臣于疏遠照  
臣呂光暉南服降枉道之書春官奉肅成之旨然草木無識尚榮  
枯候時况臣有心實自效無路晝夜迴徨寢食慙惕常懼朝露奄  
至虛負聖慈賊諒包藏禍心有自來矣因幸國哀便肆凶逆與兵  
晉代搖蕩山東陛下拔臣于凡流授臣戎律蒙心膺之寄稟平  
亂之規蕭王赤心人皆曰死漢皇大度天下爭歸妖寇廓清豈臣  
之力曲蒙使臣弟約齋詔書問勞高旨峻筆有若天臨洪恩大澤  
便同海運悲欣慙懼五情振越雖百隕微軀無已一報隋書楊素  
傳漢王諒

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齋  
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

大五百一十四

奏劾王誼

臣聞喪服有五親疏異節喪制有四隆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  
曰不易之道也是已賢者不得踰不肖者不得不及而儀同王奉  
孝既尚蘭陵公主奉孝已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  
釋竊已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况復  
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暮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則人倫攸始喪  
紀則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已居喪之速  
朝祥暮歌譏已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為無禮其  
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于無義若縱而  
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隋書王誼傳高祖曰第五女妻其子  
奉孝未幾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

主少請除服御史  
大夫楊素劾誼

奏張胄玄劉孝孫所剋日食事

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唯一晦三朔依剋而食尚不得其時又

不知所起他皆無驗曹玄所剋前後妙衷時起分數合如符契孝  
孫所剋驗亦過半隋書律麻志中張曹玄與劉孝孫共短張賓麻  
至十四年七月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  
滕王綸罪議

綸希冀國災曰為身幸原其性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  
海同心在于孔懷彌須叶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于  
前子逆于後非直覬覦朝廷便是圖危社稷為惡有狀其罪莫大  
刑茲無赦抑有舊章請依前律隋書滕王綸傳王弘奏綸厭蠱惡  
逆坐當死帝命公卿議其事司徒

楊素等

衛王集罪議

集密懷左道厭蠱君親公然呪詛無慙幽顯情滅人理事悖先朝  
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請論如律隋書衛王集傳憲司奏  
集惡逆罪當死天子下  
公卿議其事  
楊素等云云  
為蜀王秀作檄文置秀集中

大四百四十一

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陳甲兵之盛云

指期間罪

隋書文帝四子傳

柳弘誅

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

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

周書柳

楊玄感

玄感素子開皇中呂父軍功授儀同加上開府大將軍仁壽初  
進柱國出為鄖州刺史轉宋州刺史大業中拜鴻臚卿襲爵楚  
國公遷禮部尚書呂遼東之役發兵反敗死

屯兵尚書省誓眾

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于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  
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隋書楊  
玄感傳  
與樊子蓋書

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于桐宮霍光廢劉賀于昌邑此竝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任琁璣呂齊七政握金鏡呂馭六龍無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祿宜固洪基乃自絕于天殄民敗德頻年肆眚盜賊于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為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呂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且鞠為茂草竝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日好子孫為我輔弼之惡子孫為我屏黜之所呂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呂黔黎在念社稷為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泣言無所具

隋書

大五百一十七

楊玄感傳

柳彧

彧字幼文河東解人寓居襄陽梁末隨父仲禮歸周為宇文護中外記室出為靈州總管掾建德中為司武上士轉鄭合隋受禪累遷尚書虞部侍郎屯田侍郎遷治書侍御史拜儀同三司加員外散騎常侍仁壽中坐事除名煬帝即位徙敦煌徵還道卒

上周武帝表

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勳報勞務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略若負戈擐甲征扞劬勞至于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算非專已能畱從事同功勞須等皇太子呂下實有守宗廟之功昔蕭何畱守茅土先于平陽穆之居中沒後猶蒙優策不勝管見奉表呂聞

隋書柳彧傳平齊之後帝大賞從官畱京者不預彧上表

上隋文帝表

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其才昔漢光武一代明  
 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偽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  
 無所職任伏見詔書曰上柱國和平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  
 十鐘鳴漏盡前任趙州閹手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  
 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  
 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  
 其所解至尊思治無忘寢興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  
 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隋書柳彧傳于時刺史多  
 任武將類不稱職彧上表  
 諫文帝親裁細務疏

臣聞自古聖帝莫過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叢挫是謂欽  
 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在煩數是曰舜任  
 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已治所謂勞

大五百

于求賢逸于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體裁  
 有別比見四海一家萬機務廣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治  
 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  
 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  
 食夜分未寢動曰文簿憂勞聖躬伏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曰怡  
 神為意曰養性為懷思武王安樂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  
 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  
 無疆之壽臣下蒙覆育之賜也隋書柳彧傳

奏劾唐君明周喪娶庫狄士文從妹

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  
 設是曰孝惟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曰愛敬之情  
 因心至切喪紀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劬勞  
 之痛成燕爾之親冒此苴糲命彼褊翟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

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過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隋書已懲風俗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勅之二十八人竟坐得罪奏禁上元角觥戲

臣聞昔者明主訓民治國率履法度動由禮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別防其邪僻納諸軌度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以穢嫚爲歡娛用鄙褻爲笑樂內外共觀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廣幕陵雲袷服靚粧車馬填噎肴醕肆陳絲竹繁會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縑素不分穢行由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浸已成俗實有由來因循敝風曾無先覺非益于化實損于民請頒行天下竝卽禁斷康哉雅頌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無爲之至樂敢有

大五百九十

犯者請以故違敕論

隋書柳彧傳

高頴子應國公弘德申牒請戟判

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槩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

父之禮豈容門外旣設內閣又施

隋書柳彧傳

達奚震

震字猛略代人

鍾律用鐵尺議

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攷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遣尚書故蘇綽所造當時檢勘用爲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同卽以調鍾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麻志度之若以尺者稠累依數滿尺實于黃鍾之律須臾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于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于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

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為量定不徒然正呂時有水旱之  
 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許慎解柎黍體大本異  
 于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  
 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  
 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  
 明先王制法索隱鈎深呂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  
 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為近依文據理有會處多且平  
 齊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為定彌合時宜至于玉尺累黍呂廣為  
 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晉梁尺量過為短  
 小呂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諧明王威  
 範同律度量哲后通規臣等詳校前經斟酌量時事謂用鐵尺于理  
 為便

隋書律麻志上周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云云未及詳定高祖受終

蘇威

大五百一十

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西魏度支尚書兼司農卿綽子仕開  
 府入隋歷納言封房公開府儀同三司

奏薦柳莊

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

過柳莊

北史

柳昂

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周司會慶族子仕武帝為大內史封文城

郡公進開府大定中拜太宗伯隋受禪加上開府出為潞州刺

史

上文帝勸學行禮表

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惟新之俗自魏道  
 將謝分割九區關右山東久為戰國各逞權詐俱殉于戈賦役繁  
 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呂至于此晚世

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散流蕩亡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于時則  
 儒雅之道經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已未清軌物由  
 茲而壞伏惟陛下稟靈上帝受命旻天合三陽之期膺千祀之運  
 往者周室頽毀區宇沸騰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坐廊廟蕩滌萬  
 方俯順幽明君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善不為改百王之弊無惡  
 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為其節文故曰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  
 黎獻尚未盡行臣謬蒙獎策從政藩部人庶軌儀實見多闕儒風  
 已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頓變仰惟深思遠慮情念下  
 民漸彼已儉使至于道臣恐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  
 教相催必當靡然向風不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  
 輒謂非遠

隋書百柳  
昂傳

柳莊

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仕後梁為太府卿入隋歷給事黃門侍郎

大四百九十三

出為饒州刺史

奏刑法宜合常科

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  
 法不信于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  
 之言則天下幸甚

梁毗

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周武帝時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從  
 伐齊為行軍總管長史除并州別駕加儀同三司宣政中封易  
 陽縣子遷武藏大夫隋受禪進爵為侯拜治書侍御史轉大興  
 令遷雍州贊治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徵散騎常侍  
 大理卿仁壽初進上開府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攝御史大夫  
 呂忤旨憂憤卒

奏劾劉昉



臣聞處貴則戒之曰奢持滿則守之曰約昉既位列羣公秩高庶

尹縻爵稍久厚祿已淹正當戒滿歸盈鑒斯止足何乃規麴檠之

潤競錐刀之未身昵酒徒家為通藪若不糾繩何曰肅厲隋書劉昉傳京

師饑上合禁酒昉使妾賃屋當壚沽酒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昉

劾楊素封事

臣聞臣無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竊見左

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搢紳之徒屬其視聽忤意者

嚴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候其指麾所私

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

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于積年

桓立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魯田氏篡齊皆

載典誥非臣臆說陛下若曰素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如伊尹也

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聽

大四百八十七

斧鑕

隋書梁毗傳北史七十七又文苑英華九百九十八所載僅百字未有謹疏二字

樂運

運字承業南陽滎陽人晉尚書令廣八世孫周天和初為夏州

總管府倉曹參軍轉柱國府記室參軍入為露門博士建德中

除萬年縣丞超拜京兆縣丞靜帝初左遷廣州滎陽令開皇五

年轉毛州高唐令有諫苑四十一卷

上周宣帝疏論喪禮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

葬曰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鄰

境遠聞使猶未至若曰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曰立冠對使

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周書顏之儀傳高祖崩

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吉運時為京兆郡丞上疏不納又見北史六十二王軌附傳

上宣帝疏諫數赦

臣謹案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過誤為害罪雖大當緩赦之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逮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于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瘞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肆姦宄之惡乎

周書顏之儀傳又北史六十二

輿檄上書陳宣帝八失

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況大尊未為聖主而可專恣已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眾共之

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

大五百〇一  
小九十七

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已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未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

三日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準高祖居外聽政

四曰變故易常乃為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于是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

十杖同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不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請遵輕典竝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

五日高祖斷雕為樸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

有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  
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

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  
求唯供魚龍爛熳士民從役祇爲俳優角觝紛紛不已財力俱竭  
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並停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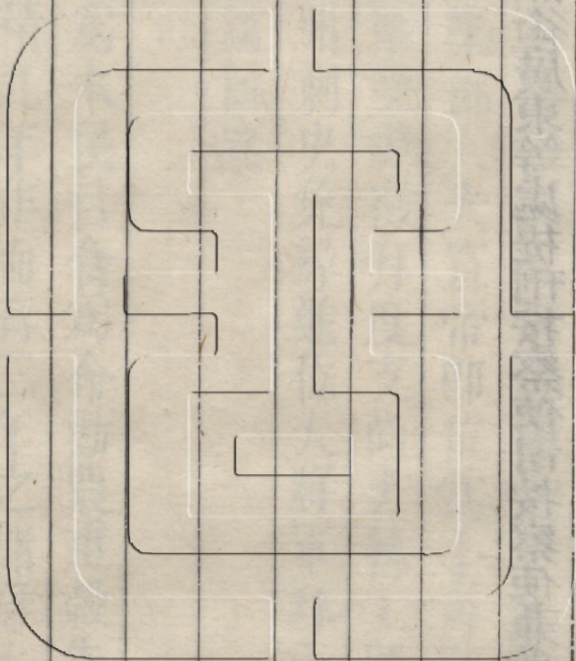
七日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  
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嬰  
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  
大尊縱不能采諷諫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  
甚

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誠此亦興周之祥大  
尊雖減膳撤懸未盡消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  
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臣

大五百八十四  
小二

見周廟不血食矣

周書顏之儀傳  
北史六十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五終

大五十八  
小三

全隋文卷二十六

長孫平

烏程嚴可均校輯

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周柱國儉子仕武帝為衛王侍讀建德初拜開府樂部大夫宣帝即位為小司寇大象中代賀若弼為壽州刺史隋受禪徵拜度支尚書轉工部尚書歷汴許貝三州刺史轉相州刺史免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仁壽中卒諡曰康

上書請積穀

臣聞國曰民為本民曰食為命勸農重穀先王令軌古者二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民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者也去年亢陽關右饑餒陛下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大德鴻恩可謂至矣然經

國之道義資遠算請勒諸州刺史縣令勸農積穀為務隋書長孫平傳

奏立義倉定式  
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隋書食貨志

長孫晟

晟字季晟河南洛陽人魏上黨王稚曾孫仕周武帝為司衛上士大象中遷奉車都尉隋受禪授車騎將軍進儀同三司左勳衛車騎將軍加開府進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授上開府煬帝即位拜左領軍將軍相州刺史轉武衛將軍遷右驍衛將軍夫

大四百九十二  
小十四

業五年卒至唐貞觀中呂子無忌貴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

諡曰獻

表奏宜北伐

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隋書長孫晟傳

晟傳晟還大利城安撫新附仁壽元年晟表奏  
上書進離間案厥計

臣聞喪亂之極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啓其機聖人成其務伏惟皇帝陛下當百王之末膺千載之期諸夏雖安戎場尚梗興師致討未是其時棄于度外又復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呂攘之計失則百姓不寧計得則萬代之福吉凶所係伏願詳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于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

弱曲取于眾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眾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于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

隋書長孫晟傳

奏許染干尚主

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其玷厥有隙所已依倚國家縱與為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強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也素有誠款于今兩代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已為邊捍

隋書長孫晟傳開皇十三年遣晟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又奏

奏徙染干部落

大四百九十一小六十三

染干部落歸者既眾雖有長城之內猶被雍閭抄略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已河為固于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于抄略人必自安

隋書長孫晟傳

奏請招慰都藍部落

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城內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竝來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

隋書長孫晟傳二十年都藍大亂為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

賀婁子幹

子幹字萬壽代人世居關右仕周武帝為司水上士累遷小司水封思安縣子尋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大象中除秦州刺史進爵為伯已從平尉迴功進上開府封武川縣公隋受禪進封鉅鹿郡公鎮涼州授上大將軍徵授工部尚書仍鎮涼州授榆關總管雲州刺史仍拜雲州總管開皇十四年卒謚曰懷

上書言隴右機宜

比者兇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已為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為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疏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已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聚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

隋書賀婁子幹傳高祖曰隴西頻被寇掠敕子幹勸民為堡營田積穀已備不虞子幹上書

賀若弼

弼字輔伯河南雒陽人仕周為齊王憲記室封當亭縣公遷小內史大象中為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入隋拜吳州總管已平陳功進爵宋國公拜右領軍大將軍轉右武侯大將軍已怨望免官大業三年誅

御授平陳七策

六百八十八  
小六十七

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已為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

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已為獵也

其三已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于瀆內陳人覘已為內國無船

其四積葦荻于揚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度乃卒通瀆于江

其五塗戰船用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

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剋

其七臣奉敕兵已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敕書命別道宣喻是已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

北史六十八賀若弼傳平陳為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

度江祝

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除凶翦暴上天長江鑿其若此  
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死且不恨

隋書賀若弼傳

于仲文

仲文字次武河南雒陽人周太傅謹孫爲趙王屬遷安固太守  
徵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  
守靜帝初授開府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隋受禪坐  
事下獄免歷行軍元帥行軍總管總晉王府事仁壽初拜太子  
右衛率煬帝卽位遷右翊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遼東之敗  
繫獄發病卒

獄中上隋文帝書

臣聞春生夏長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誠人倫不易之道曩者尉  
迴逆亂所在影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曰必死迴

大四百六十八  
小五十八

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戶臣不顧妻子不顧身命冒白刃潰重圍  
三男一女相繼淪沒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呂高官委  
臣呂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鴟張臣呂羸兵八千掃除氛祲摧  
劉寬于梁郡破檀讓于蓼隄平曹州復東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亭  
州圍殄徐州賊席毗十萬之眾一戰土崩河南蟻聚之徒應時戡  
定當羣兇問鼎之際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馭  
燕趙南鄰羣寇北捍旄頭內外安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  
黑水與王謙爲鄰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顓作牧淮南坐制勅  
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江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  
賑廟廷恭行天討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銜命危難之  
閒或侍衛鉤陳之側合門誠款冀有可明伏願下泣辜之恩降雲  
雨之施追草昧之始錄涓滴之功則寒灰更然枯骨生肉不勝區  
區之至謹冒死呂聞

隋書于仲文傳文苑  
英華六百七十三



詐移書州縣

大將軍至可多積粟

隋書于  
仲文傳

于宣敏

宣敏字仲達仲文從父弟仕周為右侍士士遷千牛備身隋受

禪拜奉車都尉

述志賦

文  
佚

請呂賊屬為蜀王疏

臣聞開盤石之宗漢室于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召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曜詔邪而疏骨肉遂使宗社移于他族神器傳于異姓此事之明甚于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邛犍南屬荆巫周德之衰茲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為禍先是呂明者防于無形治者制其未亂方可慶隆萬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顏膺樂推之運參天

大五百一十二  
小三十

貳地居攝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

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覆軌抑近習之權勢崇公族之本枝但

三蜀三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

所巨猾息其非望姦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

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

惟深

隋書于宣敏傳高祖踐阼  
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

裴肅

肅字神封河東聞喜人

北史作  
解人

魏尚書令潛十世從孫周天和

中舉秀才為給事中士累遷御正下大夫大象中免開皇中授

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轉貝州長史大業中授永平郡丞

上書理高頴皇太子弟蜀王秀

臣聞事君之道有犯無隱愚情所懷敢不聞奏竊見高頴呂天挺

良才元勳佐命陛下光寵亦已優渥但鬼瞰高明世疵俊異側目

求其長短者豈可勝道哉願陛下錄其大功忘其小過臣又聞之  
古先聖帝教而不誅陛下至慈度越前聖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  
革心願陛下弘君父之慈顧天性之義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  
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絕愧悔之  
心莫見豈不哀哉

隋書裴肅傳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頴俱廢黜遣使上書

史祥

祥字世休朔方人仕周為太子車右中士襲父寧爵武遂縣公  
隋受禪拜儀同領交州事進封陽城郡公轉驃騎將軍進位上  
開府蘄州總管徵拜左翊衛將軍遷右衛將軍煬帝即位進位  
上大將軍轉太僕卿遷鴻臚卿進左光祿大夫左驍衛將軍從  
征遼東失利除名為民尋拜燕郡太守為高開道所獲送于羅

茲道卒

荅皇太子廣書

大五百二十九  
小五十六

行人戾止奉所賜貶恩紀綱繆形于文墨不悟飛雪增冰之地忽  
載三陽毳幘韋鞞之鄉俄聞九奏精駭思越莫如啟處祥少不學  
軍旅長遇升平幸呂先人緒餘備職宿衛懼駑蹇無致遠之用朽  
薄非折衝之材豈欲追蹤古人語其優劣曩者王師薄伐天人受  
賑絕漠揚旌威震海外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夫如雨至若祥者  
列于卒伍預聞指蹤之規得免逗遛之責循涯揣分實為幸甚爰  
引情喻雷陳事方劉葛信聖人之屈己非庸人之擬議何則川澤  
之大汗潦攸歸松柏之高薦蘿斯託微心下咽孟侯所知也仰惟  
體元良之德煥重離之暉三善克脩萬邦正斯固道高周誦契  
叶商皓豈在管蠡所能窺測伏承監國多暇養德怡神咀嚼六經  
逍遙百氏追西園之愛客眷南皮之出遊疇昔之恩無忘造次祥  
自忝式遏載罹寒暑身在邊隅情馳魏闕每至清風夕起朗月孤  
照想鳴葭之啟路思託乘于後車塞表京華山川悠遠瞻望浮雲

伏增潛結隋書史祥傳文苑英華六百六十七

鄭善果

善果滎陽人周大象中呂父誠拒尉遲迥戰死襲爵開封縣公授使持節大將軍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歷沂景二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大業中徵拜光祿卿徙大理卿送舍利沂州善應寺感應表

臣聞敬天育物則乾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呂陶唐砥躬勿懈伏氣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圭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聲教盡一含弘光大慈愍無邊天佛垂鑒降茲滎福塔基六處竝得異沙炫耀相暉俱同金寶牛為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于今方見又感虵形雜采盤旋塔基鶴颺玄素徘徊空際雖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帝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降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

大五百九十一

靈異法苑珠林三十三續高僧傳十一法彥

劉暉

暉仕周入隋位儀同太史令開皇十七年除名

駁張胄玄新麻

命麻序僖公五年天正壬子朔旦冬至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張賓麻天正壬子朔冬至合命麻序差傳一日張胄玄麻天正壬子朔合命麻序差傳一日甲寅冬至差命麻序二日差傳三日成公十二年命麻序天正辛卯朔旦日至張賓麻天正辛卯朔冬至合命麻序張胄玄麻天正辛卯朔合命麻序二日壬辰冬至差命麻序一日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傳二月己丑朔日南至準命麻序庚寅朔旦日至張賓麻天正庚寅朔冬至竝合命麻序差傳一日張胄玄麻天正庚寅朔合命麻序差傳一日二日辛卯冬至差命麻序一日差傳二日宜案命麻序及春秋左氏傳

竝聞餘盡之歲皆須朔旦冬至若依命麻序勘春秋三十七食合處至多若依左傳合者至少是日知傳為錯今張胄玄信情置問命麻序及傳氣朔竝差又宋元嘉冬至至影有七張賓麻合者五差者二亦在前一日張胄玄麻合者三差者四在後一日元嘉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朔十五日戊辰冬至日影長張賓麻合戊辰冬至張胄玄麻己巳冬至至差後十日十三年十一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冬至日影長張賓麻癸酉冬至至差前一日張胄玄麻合甲戌冬至十五年十一月丁卯朔十八日甲申冬至日影長二麻竝合甲申冬至十六年十一月辛酉朔二十九日己丑冬至日影長張賓麻合己丑冬至張胄玄麻庚寅冬至至差後一日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冬至日影長張賓麻合甲午冬至至張胄玄麻乙未冬至至差後一日十八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一日己亥冬至日影長張賓麻合己亥冬至至張胄玄麻庚子冬至至差後一日十九年

天五百八十六  
小十七

十一月癸卯朔三日乙巳冬至日影長張賓麻甲辰冬至至差前一日張胄玄麻合乙巳冬至又周從天和元年丙戌至開皇十五年乙卯合得冬夏至日影一十四張賓麻合得者十差者四三差前一日一差後一日張胄玄麻合者五差者九八差後一日一差前一日天和二年十一月戊戌朔三日庚子冬至日影長張賓麻合庚子冬至張胄玄麻辛丑冬至至差後一日三年十一月壬辰朔十四日乙巳冬至日影長張賓麻合乙巳冬至至張胄玄麻丙午冬至至差後一日建德元年十一月己亥朔二十九日丁卯冬至日影長張賓麻丙寅冬至至差前一日張胄玄麻合丁卯冬至二年五月丙寅朔三日戊辰夏至日影短張賓麻己巳夏至至差後一日張胄玄麻庚午夏至至差後二日三年十一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冬至日影長張賓麻合丁丑冬至至差後一日六年十一月庚午朔二十三日壬辰冬至日影長張賓麻合壬辰冬至至張

曹立麻癸巳冬至差後一日宣政元年十一月甲午朔五日戊戌  
冬至日影長兩麻竝合戊戌冬至開皇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十一  
日己巳冬至日影長張賓麻合己巳冬至張曹立麻庚午冬至差  
後一日五年十一月甲寅朔二十二日乙亥冬至日影長張賓麻  
甲戌冬至差前一日張曹立麻合有脫庚辰冬至七年五月乙亥  
朔九日癸未夏至日影短張賓麻壬午夏至差前一日張曹立麻  
合癸未夏至十一月壬申朔十四日乙酉冬至日影長張賓麻合  
乙酉冬至張曹立麻丙戌冬至差後一日十一年十一月己卯朔  
二十八日丙午冬至日影長張賓麻合丙午冬至張曹立麻丁未  
冬至差後一日十四年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張賓麻合十一月  
辛酉朔旦冬至張曹立麻十一月辛酉朔二日壬戌冬至差後一  
日建德四年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賓麻四  
月大乙酉朔二十日甲寅月晨見東方張曹立麻四月小乙酉朔

大六百五十八  
小五

五月大甲寅朔月晨見東方宜案影極長爲冬至影極短爲夏至  
二至自古史分可勘者二十四其二十一有影三有至日無影見  
行麻合一十八差者六張曹立麻合者八差者一十六二差後二  
日一十四差後一日又開皇四年在洛州測冬至影與京師二處  
進退絲毫不差周天和已乘案驗在後更檢得建德四年晦朔東  
見張曹立麻五月朔日月晨見東方今十七年張賓麻閏七月張  
曹立麻閏五月又審至日定閏曹立麻至既不當故知置閏必乖  
見行麻四月五月頻大張曹立麻九月十月頻大爲曹立朔弱頻  
大在後晨故朔日殘月晨見東方宜又案開皇四年十二月十五  
日癸卯依麻月行在鬼三度時加酉月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虧  
起西北今伺儻一更一籌起食東北角十五分之十至四籌還生  
至二更一籌復滿五年六月三十日依麻太陽虧日在七星六度  
加時在午少強上食十五分之一半強虧起西南角今伺儻日乃

在午後六刻上始食虧起西北角十五分之六至未後一刻還生至五刻復滿六年六月十五日依麻太陰虧加時酉月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弱虧起西南當其時陰雲不見月至辰巳雲裏見月已食三分之一虧從東北即還雲合至巳午間稍生至午後雲裏覓見已復滿十月三十日下丑依麻太陽虧日在斗九度時加在辰少弱上食十五分之九強虧起東北角今候所見日出山一丈辰二刻始食虧起正西食三分之一辰後二刻始生入巳時三刻上復滿十年三月十六日癸卯依麻月行在氏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半上食十五分之七半強虧起東北今候月初出卯南帶半食出至辰初三分可食二分許漸生辰未巳復滿見行麻九月十六日庚子月行在胃四度時加丑月在未半強上食十分之三半強虧起正東今候月呂午後二刻食起正東須臾如南至未正上食南畔五分之四漸生入申一刻半復滿十一年七月十五

大六百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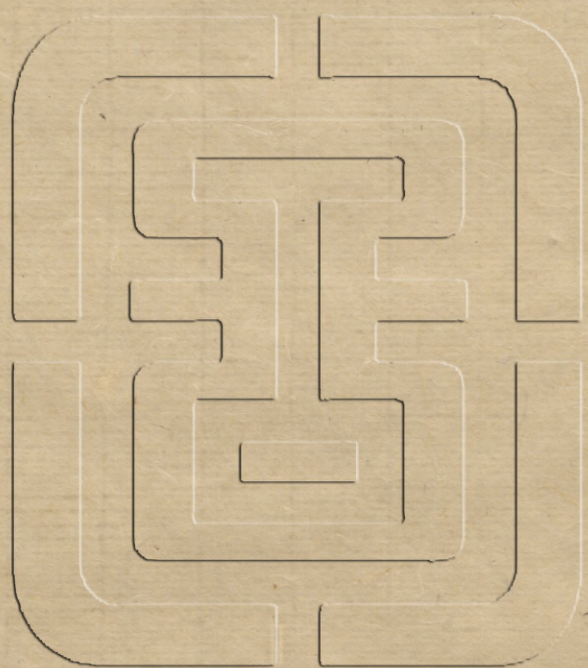
日己未依麻月行在室七度時加戌月在辰太強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虧起西北今候一更三籌起西北上食准三分之一強與麻注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依麻月在申半強上食十五分之半弱虧起西南十五日夜從四更候月五更一籌起東北上食半強入雲不見十四年七月一日依麻時加已弱上食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強至未後三刻日乃食虧起西北食半許入雲不見食頃暫見猶未復生因即雲鄣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依麻月行在井十七度時加亥月在巳半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強虧西北其夜一更四籌後月在辰上起食虧東南至二更三籌月在巳上食三分之一許漸生至三更一籌月在丙上復滿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乙丑依麻月行在井十七度時加丑月在未太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虧起東南十五日夜伺候至三更一籌月在丙上雲裏見已食十五分之三許虧起正東至丁上食既後從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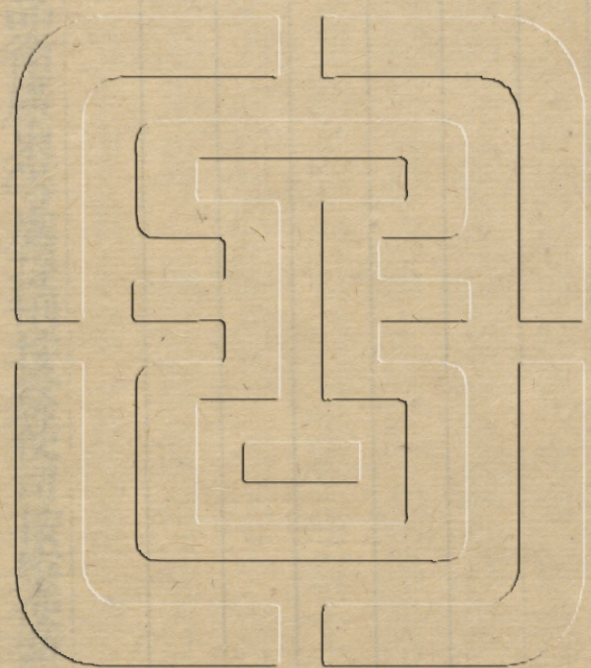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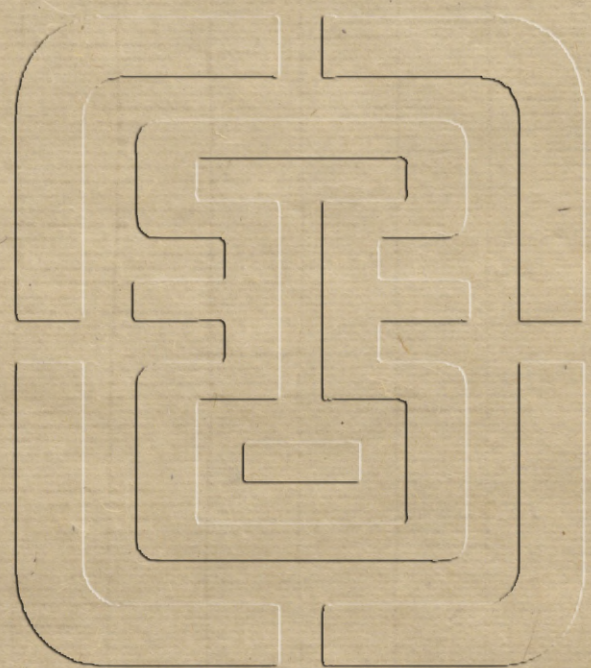
生至四更三籌月在未未復滿而胄玄不能盡中隋書律麻志中開皇十七年張  
胄玄麻成奏之上付楊素等校其短長劉暉與國子助教王頗  
等執舊麻術迭相駁難與司麻劉宜援據古史影等駁胄玄云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二十六終

大四百  
小六十二





Faint vertical text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生至四月" (Born in April) and "月" (Month).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columns and is significantly faded, making it difficult to read. There are also some faint horizontal lines suggesting a grid or table structure.



